

# 校园是一片活泼泼的稻田

舒兴庆

## “稻田”上空的云和香气

在校园里,我常常耽于天空的云。到了夏天,云就丰富起来,各种形状的都有,顺着天空的弧度,一点点地移动着,像是集装箱里装着浓缩的雾气。天空也好看,蓝得干净。

有时,一只兔子跑过来,让人恍然:是童年见过的那只吗?

有时,一万朵花霎时开放,种在蓝色的大地上。

有时,是匆匆赶路的人……带着淡灰色的伤感,朝着不知名的地方飘去。一转眼,雨就落下来了。淡灰色的身影,逐渐隐藏在雨的背后。

如同一位绅士,临走之前,对地上的人轻轻摆摆手。

相比而言,春天的云则要薄一点,还带着一些冬天的凉意。而且,下雨的日子也多,所以,春天的云总是湿漉漉的——叫人有点喜欢,也有点不喜欢。

不过,我很喜欢春天的第一缕风。我是一个单调的城市中人,和自然几乎没有接触,因为不是在办公室,就是在教室,要不然就呆在家里。但我却知道什么时候春天来了——打开窗子,迎面吹来的风仍有一些凉意,但不冷了——

这时候,春天就来了!

夏末,傍晚或夜晚经过学校的中心花园,隐隐约约能闻到一股植物的香味。奇怪的是,白天是没有的,似乎太阳会驱散味道。

只有等到黄昏时分,硕大的落日从天空缓缓落下,天空才闪耀出辉煌的色彩。大地上的植物仿佛受到召唤一般,开始酝酿着独属的香气。到了晚上,天色深蓝,月色清朗,而植物们仍在劳作,香气变得浓郁,夹杂着凉爽的夜气,一下子把经过这里的每个人都围住。

几位老人在树下散步,夜色中只看得清模糊的剪影。他们在这个校园里工作了半辈子,生活了大半辈子,甚至一辈子。或许,这酝酿了一夕的香味,是校园对他们的犒赏。他们把自己的时间、精神给了这个校园,他们和校园的土地、植物息息相关。

可惜今天的学生、老师已不再认识他们,只是奇怪于每天都有老人在校园里出现。

但是,万物有灵啊,世上有那么多比人更长久、更智慧、更沉潜的生灵。这隐隐约约的香气,或许就是这些生灵在互通信息:坐在树下的张老师,在花园散步的赵老师,他们曾住在这里被拆掉的老楼上,那时他们还很年轻……

香味更加浓郁了。

## “稻田”的夜晚

夜晚的校园,多像一个琥珀里的世界。

每一栋楼,每一间教室,每一扇窗子,都透出光。如果站在半空中去看这里,会看到灯光仿佛有质感,把校园包裹其中。如果是下雨天,那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水族馆。灯光不仅有质感,还有湿度,在流动。



大地上的鸟群。宁琳净 摄

中秋节后的一个晚上,是晴天,有些微的云。月亮很大,挂在天空的中截处,但有点昏黄。听说在另一个校区,学生成群站在走廊上看月亮。那里的走廊比较宽大,即使多几个人围在一起,也不觉得拥挤。而且,那边僻静,少有灯光,能看得到月光从月亮上落下,像是一个装在天空的水龙头汨汨流水,落在每一片叶子上,每一个人的身上。

这么大的月亮,要是放在古代,不知道可以催生多少美好的诗歌。在唐朝,在宋代,那时的月光可以像下雪一样,从月亮上洒下来,覆盖人们视野所及的地方。黑黢黢的房子,顶上有一层白霜。夜行的人,整个身子都笼罩在月光下面。还有鸟雀被月光惊醒,发现自己的羽毛上竟然镀了一层银。

但现在不行了。地上的灯光太多太亮,再大的月亮和它们比起来,都失去光彩,只是一张涂了颜色的纸片,生硬地挂在空中。地上的光太强,拒绝了月光的降临,月光不能再落到这个世界。现在的手机还有一个奇怪的功能:你拍月亮的时候,它会自动把月亮的高清图配上去。也就是说,无论是谁、什么时候、在哪里拍月亮,手机上显示的其实是同一个月亮。

学生看月亮的那个晚上,月亮其实是有点模糊的,周围像长了毛刺一样。但我把手机对上去,放大,看到的仍是那个标准的、有清晰阴影的照片。那个真实的、不圆满的、随时变化的月亮,被一个标准的底片所取代。

而同一时刻,没有手机的学生所看的月亮仍是遥远、真实而模糊的,就和几千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月亮一样。对他们来说,在城市的间隙、学习的间隙,看一眼月亮,是多么难得——这是即将消失的自然之美的遗留,也是在一一点一点减少的教育之美的遗留。

晚自习结束的时候,几个学生手痒,趁着月光,在球场上投篮。球场上很安静,球在月光下像精灵一样,一个接一个地钻到网兜里。虽然没有观众,但打球的孩子并不在乎。

一片云飘过来,挡在月亮前面。月光变得稀薄,时间也已晚了,学生们收起球,回去了。

过了一会,学生差不多都走光了。月亮又从云里钻出来,安安静静地照着球场,照着校园。一阵风吹

来,树叶哗哗响着,听上去像是月光流淌的声音。

## 和“稻子”的对话

我喜欢和学生们打个招呼,说上几句。迟到的,我叮嘱一下。拿着书的,我勉励一句。虽然叫不出名字,但看着熟悉。

有一次,一个男生在“杭园”门口遇到我,我一看,是上次手受伤的那位。我问,手好了没有?他说好了,不过脚还有点。我惊讶地说,你脚怎么了?他说,打球跌倒了。上次在大门口你看我拄着拐杖,问我怎么回事。

哦,原来你就是拄着拐杖的那位。是的。

我说,以后你真要注意了,马上就要高考了,不能再受伤了。

他认真地答应了。

还有一次,傍晚在“笃学亭”,一名女生在里面坐着看书。我说,你很有努力,我要表扬你。她高兴地说,老师,上次你在路上碰到我也是这样说的。

我说,是吗,真是太巧了。

她说,是啊,太巧了,真好。

我很高兴她说真好。

## “稻子”们的祝福

教师节那天,学生会在罗汉松下设置了一个祝福墙,上面贴满了学生给老师的祝福。那天阳光很好,整个祝福墙既灿烂又温暖。

第二天上班时看到毕老师在拍,原来是写给她的祝福。她有点高兴,说孩子们真有趣。

还有很多老师都被学生“点名”了,有的写得很文艺,有的写得很青春,有的写得很朴实。我想,老师们如果看到的话,大概也都会和毕老师一样,心里有点高兴,因为看到孩子们的有趣、友好。我于是拍了几条祝福给被“点名”的老师们,过了一会,收到回复:这是教师节最好的礼物!

来到办公室,学生送的一束小花就开在矿泉水瓶里。瓶子是红色的,很喜庆。

## 成熟的“稻子”

学生就像田里的稻子,每年成熟一次,然后就离开学校,到他们心目中的远方去了。

这个过程再平常不过。

虽然说起来有点矫情,但在学

校里,大家都知道,每年高三班主任再回到高一,都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一群新的孩子,然后又是一轮朝夕相处,从陌生到熟悉,再到不舍,再到祝福。

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,他很佩服当老师的:每三年送走一批学生;每三年就要经历一次别离,一定很难吧。我印象中他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这件事的人,那是二十多年前,他还年轻,刚刚毕业。

在朋友圈经常能看到老师发学生来看自己的照片,并且附上过去上课或是活动的照片,仿佛学生的到来是一把钥匙,一下子就打开了时间的阀门,记忆哗啦一下就围成一个湖泊,欢乐的叶片飘荡在湖面上,而曾经的辛劳、不快、焦虑都成了水底的碎石。

去年冬天,学校食堂推出小火锅,上面是一层薄薄的牛肉,下面是大白菜、粉丝、平菇和干张,价格不贵,份量还算可以,大概够两三个人吃。到了快放寒假,回到学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,很多老师就请自己的学生在食堂吃个小火锅,有时人多,就多点个。如果去晚了,还点不着。冬天,没有比看着窗外的寒风、雪花聊着天、吃着火锅更暖和的事了。

那段时间,我到食堂时经常遇到老师带着学生吃火锅,有时一顺溜摆了好几个。火锅的热气扑在他们的脸上、肩膀上,雾蒙蒙的,弥漫在他们周围。老师从热气里腾出笑脸,对我说,这是上届的学生,来看我了。

“是学生啊……高兴吧。”

“嗯,高兴呢。”

……

到了下午,学生大都回去了,老师则又去上课了,高兴起来,或许还会给现在的学生,讲讲过去学生的趣事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。教书,和生产流水线不一样,不仅是技术活儿,也是感情活儿。

## “稻田”守望者

我过去觉得教育是农业,老师是在“种田”。最近,我又读到塞林格《麦田守望者》中的一段话:

“不管怎样,我老是在想象,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。几千几万个小孩子,附近没有一个人——没有一个大人,我是说——除了我。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,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,我就把他捉住——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,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,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,把他们捉住。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。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。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,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。”

这段话应该更适合形容教育——

学生不是原地不动的稻子,而是跑起来的孩子……他们奔跑在麦田里,打闹嬉戏,肆意生长:这里他们的地盘。等到了他们跌跌撞撞,长大的时候,世界就是他们的地盘。老师是守望者,守望他们今天的自由生长,也守望他们明天的自由创造。